

尘土中的路程

直到归于尘土

贾行家

尘土

贾行家

尘
土

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
· 桂林 ·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尘土 / 贾行家著. — 桂林 :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, 2016.10

ISBN 978-7-5495-8764-3

I. ① 尘… II. ① 贾… III. ① 散文集 - 中国 - 当代
IV. ① I267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6) 第 221107 号

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

桂林市中华路22号 邮政编码: 541001

网址: www.bbtpress.com

出版人: 张艺兵

全国新华书店经销

发行热线: 010-64284815

山东泰安新华印务有限责任公司

开本: 880mm × 1230mm 1/32

印张: 8.625 字数: 152千字

2016年10月第1版 2016年10月第1次印刷

定价: 39.00元

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, 影响阅读, 请与印刷厂联系调换。

目 录

	前 言	/ 001
人	选 择	/ 007
	难 老	/ 014
	吃枣的老虎	/ 024
	桃园，地瓜	/ 035
	渡河入林	/ 040
	愤怒闲谈	/ 048
	无罪无罚	/ 054
	死者仪仗	/ 064
	欣欣姐	/ 069
	隔 壁	/ 073
	升平街	/ 077
	岗下景物	/ 083

世	定更时雨	/ 095
	看云	/ 099
	年好大雪	/ 102
	红砖教堂	/ 105
	柏树子落地时	/ 110
	在西南	/ 115
	基于同情的爱情观	/ 121
	重婚	/ 125
	焦虑	/ 129
	做戏	/ 140
	侠和武	/ 146
	天道下贯	/ 154
	我们来到了太阳岛上	/ 160
	猫城	/ 166

游 无所终老，随处弥留 / 177

公路的温柔 / 184

行色 / 190

寒食 / 209

等待灵魂的大庆 / 221

远近青黄 / 228

中途 / 236

夜度山钟 / 241

此地应无 / 246

[代后记] 我喜欢这个“坚定” / 253

前 言

敬启者：

读的人和写的人，像两个沉默相遇的旅伴，互相打量过，总要有个先说话。古代旅程漫长艰险，个个暗藏戒心，有“一人不入庙，双人不看井”这样婉转而恐怖的口诀。开口说话，似乎是吃着亏呢，而我却等不及了。我到世上来，仿佛就带了双眼睛似的，好吃懒做，只管东张西望，没有承受和创造过什么。我看人总是偷偷摸摸的，找个角落，躲开对方的目光，常不慎窥到别人不愿被见到的。

我预备从切近的人说起，并没有什么故事要讲，只是眼见他们各自背负命运，小心翼翼地活成生活，有的最终交付了出去，有的仍然打碎了，使我不得不庄严。到他们离去时，我仍没有细听到他们的心事，估计是见我没出息，懒得对我说。世道上

的模范和传奇，大半与人的本来或常理相悖，且附带了许多乖戾守则，被用于教训人和改造人，使我郁郁而忿然。认真活过一世，该有独立于他人的自尊和记忆，不该被指手画脚，或当砖头瓦块搬来移去，或被轻贱地视作一根钉子。爱筑高台竖纪念碑的国家，台下碑下，皆是面孔莫辨的人群与乱葬岗，说见者有份，总不能真信。我无能为力，只能想到一点就和你说起一点，所要表达的意思，无非是他们都活过，不是虚构的精神伴侣，而是我的来历与去处，仰仗他们在人世腾出空隙，才许我容身。他们和那台上碑上的比，至少同样贵重。要是你听我说完，点头说我家里人也正是这样的，以后再讲给你听吧，便是我的快乐。

人看家乡如看自己，走出去的都说“只能思念，但不能真回去”，也是对昔日自己的态度，这是选择，没有对错。我们这块大陆，被命运的激流所车裂，彼此间的距离从没这么远过，相遇也从没这么容易过，一日里由南而北，由都会而城市，再回到村镇乡下，瞬间就闪回许多年头和人世，只有坚强的人还敢继续做判断。黑龙江过去即是、现在又重新开始像块流放之地，年轻人在逃离，老年人在凑钱买海南岛上的房子。阿克梅诗人阿赫玛托娃有首诗题为《故土》：

.....

我们在它上面默默地受罪、遭难，
我们甚至从来没有想起它的存在。

……直到我们躺入其中，与它融为一体，
由此，我们才可以从容地宣称：“自己的尘土。”

人有许多虚弱时刻，欲放弃理智，卸下摔打出的一身本领，走到毫无罪过的故土面前，索要一份安慰。你问我那里如今怎样了，我就讲给你听，这里是许多故事的背景，不只是一片冬日风景，我没资格说它好还是不好。听完了，你就回去，明日还要起早上路。“如果你是条船，漂泊就是你的命运，可别靠岸。”
(北岛)

此外的话，就全是牢骚了。

书籍面临着漂流命运，由纸张印成的会消失，完全难辨的虚拟世界也即将发明出来，总算是轮到我们的精神习惯也要被绑到马背上车裂了。我过去一直在网上写，我和我写过的东西，都连个正经的名字都没有，然而名根一点，实难化去，用如此浪费的方式把它递到你的面前，只因为一点虚荣。请接受我的歉意。

能有这本不成样子的小册子，我感谢许多心中感激的人。愿它也是一小块泥土，落回到地上。

贾行家

2016年6月25日

... (faint text) ...

人

... (faint text) ...

... (faint text) ...

我与她，

像一前一后走在迷雾山中，

我即将知道：她什么也没看到，

只是为了后面的人，

才跌跌撞撞地走。

选择

夏至前后，我易于想起逝者，不知道这真和气候有什么关系没有。由节气说，这一天是阳气转阴，花事早尽了，后面属于果实和下一番寒暑。大表哥病笃时，对我母亲说：“三舅妈，我现在的心愿，只想能在池塘边坐上一下午，看看水。”他是大夫，知道不可能，就咧嘴笑了笑。及至易簧，不再显露刺激别人的声色，见到报纸，仍认真地举起来看看。他年长我二十七岁，和我父母才算是一代。我家的那一代，多呈严肃拘谨，沉默地容忍人世艰难，也都早早放下自己的向往，依本分和名分，去结果实。这心力交瘁的一辈，常以自己的信条，强子女所难，年轻人一愤怒，就故意朝相反的方向去了。他们的寄托，还有刻薄自己为后代积蓄，并没有什么“三年不改”或“五十年不变”的德业，只是觉得“不易”，襄助儿女在没有自己的将来能

解脱一点儿。固然说不上高尚，儿女也总想不起来这两类事情是同样的。两代人之间不习惯表白，“把我的那一份活出来”是日本小说里才有的话。如果代代皆如此，自己的那一份又在哪儿了？“去者日以疏，来者日以亲”，去和来的都不得已，居于其间，也是不得已。“以疏”之后，我于他们的生命里，感到平淡遍及的哀伤和贵重。引人驻足的故事，大多要超乎体验之外，或有特立独行，而他们只是专注地过活，和这块土地上的许多人和事一样不传，也无从传，心意虽不深奥仍不为人知，终归隐入世俗仪式，逐渐随纸灰烛泪飘散。这一点感慨，总是回到我这里来，深入不得，也化解不得。情绪要想获得深沉安宁，须从怀疑出发，最后投入信仰怀抱，绝大多数世人无法孤独抵达，结伴，呼之为教，立目标，视之为神祇。我在公墓看到“安息主怀”的字样，就感慨和羡慕他们的有“怀”，但我愿意放下傲慢，也无机缘，这勉强不得。应该是我喜爱盛夏的长日和茂盛，才暗暗想到他们并不真能通过谁的眼睛来看到这些。

嫁到县另一端的姑姑，究竟有多漂亮，能从大表哥那里见到痕迹：五官不是挺拔，是秀媚，睫毛密而长，个儿高而瘦弱，形容姿态，只好说窈窕。他妹妹我大表姐正相反，虽然眉眼肖似，但具英气，像她的娘舅们——我父亲兄弟们都偏爱女孩，何况这外甥女不仅长得像，脾气也像，沾火就着，刺啦一声。大表哥的脾气柔韧绵密，大爷家的大哥说，大表哥把所有人都装在心里，但有点儿像老姑父的，不大气。大哥比大表哥小几个月，说自幼事事不如他，相貌平平，没他伶俐，又不听

话，爷爷喜欢外孙，不喜欢长孙，他服气惯了。表兄弟间最要好，作为各自家里的长子，两家的烦心事总一处商量，表哥善于谋划，少有遗策，他敢决断，见事做事。四叔身后，儿子失了管束，不上学也不做工，终日与人结伴在街头游逛，为几句好话就替人出头打架，自以为任侠。大表哥回乡，要给他介绍工作，他说有工作了，在某厂，大表哥也不是不信也不是信，只说那你领我去，我和你们厂长谈谈，冷笑着任他领着自己在县城里乱转到傍晚，终究体力不济，见他一股黄烟跑了时，也追不动，坐在路边拨电话给大哥：“一会儿去他家。我揍不动他，我帮你按着，你揍。”揍罢，主意也大体拿定，托在北京空军的族叔，送到部队去。他在世时，大哥到他那里总要住宿，两人在小屋里作竟夜之谈，我旁听过一次，不过家长里短，话越说越快，逐渐听不懂了。所以大哥的哀痛，除了失去自幼你看着我我看着你的弟兄，另有一层：没有了真正说话的人。他在墓前端着听啤酒说你这辈子没嗜好，就喜欢喝青岛啤酒，还不敢多喝，现在喝一杯吧。仰脖向喉中倒了一口，剩下的浇进土里。

大表哥的心思沉重，一半是天性，一半是经验，从乡村出去求学，在城市里安身，举步维艰下，选择了对形势亦步亦趋，瞻前顾后。各种无巨细的事情，都胡乱堆在他心上，于是慢条斯理地一件件做，总皱着眉头。他刚上班时，见推广种植苹果，自己照着书学捉虫洒农药，雇车拉了五十棵树苗给姑父种。姑父的心思在续弦上，刚埋进地里，半夜就丢了一半，他闻讯回来，去附近的园子转，一棵一棵，全都找了回来，连偷的人都费解：

这也能认得出来么？大姐家儿子考学，想学医，问他，他查了几天，指定了所黑龙江的学校，“你这是专科的成绩，学检验，将来能进县医院。学医，倒找不到工作了”。后事正如他所言。他心里比较沉重的事儿在体内。他的肝病是从我奶奶那里来的，姑姑去世后，他懂得了来历和厉害。我见过他年轻时写给我父亲的一封信，详细讨论二人该怎样预防和保养，从肝炎的类型和原理讲起，画了图，又介绍国内外的治疗方法和药，字很工整，信有七八页长。随信还有和大表嫂新拍的结婚照。大表嫂是本市人家的女儿，在中学教英语，清秀沉静，肯嫁给个家在农村的小大夫，按当年的市民价值观，虽不算不般配，也说不上多理想。

论专业水平，他不如二大爷家的三哥，后者九几年回国讲学，他去省会观摩，回来很激动，说：“可惜可惜，他在外国不能做手术，真是厉害啊，有思想，手也真快！”手术里如何呈现思想，外行是不懂的。他觉得自己手笨，投考就学的儿科，业务上只是较真和耐烦。老家来人找他看病，他领到各科，详细托付，但嘱咐一定得交诊查和检验费，如果是长辈或者家贫的，便自己先垫上。

那时从东北回乡，路线是先坐一夜火车到大连，再坐凌晨的渡轮，他在码头接，引到家里去住一两日，再换长途去县里。回去一次，总在他那里盘桓两遍，临走，他又送到码头，拿些花生油和粉丝，说给哈尔滨的姥姥、姥爷尝尝。我记得，隔几年，他就搬一次家，大概是医院在按级别调换宿舍。起初是极小的一间平房，地面是用于起居活动，功能复杂，睡觉在吊铺上，接出来个厨房，上大院的茅房；他生儿子时，换进了合厨筒子

楼；然后搬进单元楼，有两个房间，终于可以在墙上找到个地方，把那张放大的结婚照挂出来。这时他已经是全市最大医院的科主任，因为几乎不出疏漏，积累了高超之外的名誉，结识了很多本地名流。

他到哈尔滨来，我只记得一次，是为了动员我父亲去上海手术。我父亲去世后，母亲在悲哀的泥沼里将愤怒作为漂浮物，有一段和他少有往来，不讲理地认为若没有那弟兄几个，自己可以在世上少孤独一年半载。其实是父亲决意速战速决，大意是尽力积极治，治不好赶紧死，不要拖累人，不要过低质量的生活。她心绪平稳后，九九年带着痴肥的我过海探望爷爷，大表哥推着自行车去码头上接，说了几句家常，终于讪讪地说：“怨我。”

“你是为你三舅好。再说，根本就不怨你们，我知道。”

回来时，他代买了船票，我母亲推辞，他说：“舅妈，我现在条件好了。”她有耳闻，问他究竟这几年赚了多少钱。他眨巴着眼睛，一样样地算，二级市场上的股票市值约千万，另外有些原始股，价值还不好说。那些年，他的那些在国企或私企的老总朋友，逢到改制或酝酿上市，都要他拿钱来换原始股。大表嫂奇怪于这么谨慎小心的人，也不和她商量，就把家里的存款都押了上去，还大胆地动员老家的弟弟妹妹和自己的娘家人。那几年，他像个沾染恶习的人，把每一小笔进项都存进了交易所的柜上。夜里不睡，捧着本书和打印的材料，在边上记密密麻麻的小字。到中午，就骑着自行车去大厅，仰着脖子怜爱地看他那几支已经翻了数十倍的股票。那个市场上，暴富的人往